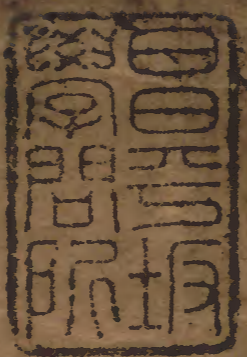


史記菁華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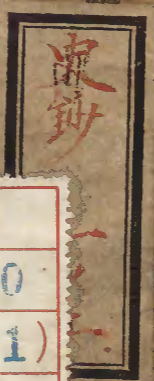
卷一



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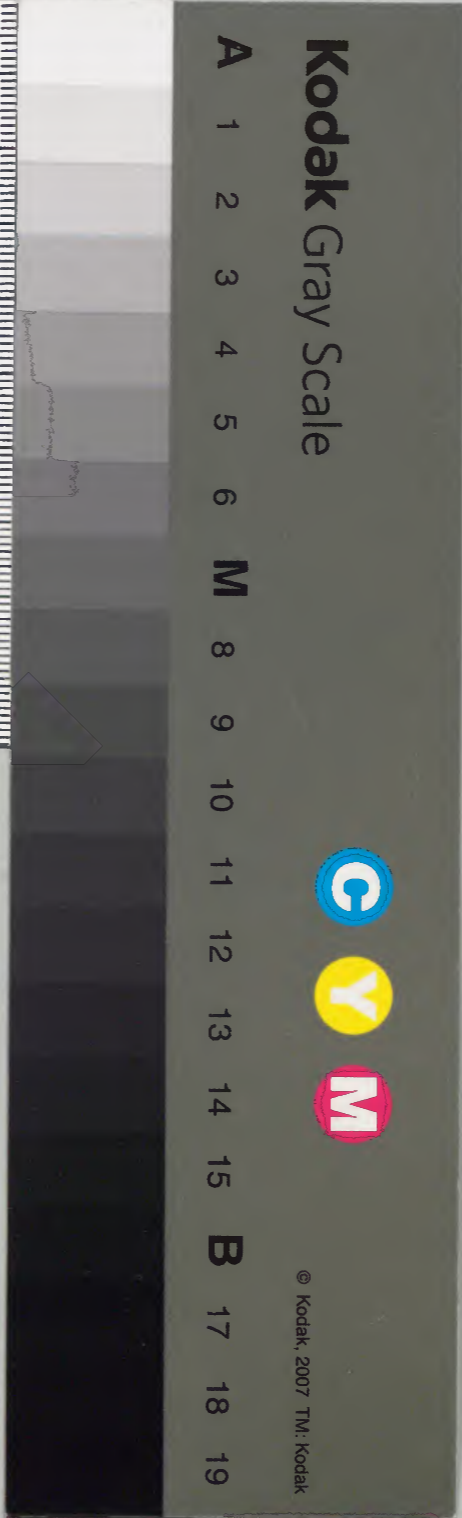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〇一	
			六九〇		
八册	五架	九函	〇號	類	

庫文閣內					
元〇函	九〇一				漢書
九本	八〇				
四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10
冊數	8 (1)
函號	290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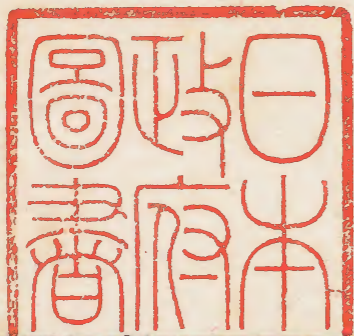
290-94



道光甲申鑄

史記菁華錄

扶荔山房藏版



史記菁華錄題辭

淺草文庫

余少好龍門史記循環咀諷炙輠而味益深長顧其
夥頤奧衍既不能束之巾笥又往詰評林迄無定本
嘗欲抽挹菁華批導窾卻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
俾士之欲漱芳潤而傾瀝液者瀾翻曾次而龍門之
精神眉宇亦且鬱勃翔舞於尺寸之際良為快事矣
客有論於予者曰史記者龍門一家言也而擘摘刺
取之能無剝撈之訾乎予曰客蓋未達乎文章之原
者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為尚書事為春秋

此史記之名所由昉也自左氏因春秋之文作內外傳於是言與事始並著於一篇之中宋真德秀論次文章正宗特分議論敘事爲兩途實原本尙書春秋之遺意而判厥町畦故其錄左國史漢之書一篇之文有割其事於此而綴其言於彼者蓋文選以下別無薈萃古文有之自德秀始而其法已然且左氏用編年之法每自爲一篇以盡一事之本末至杜元凱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符後世記誦之學亦各取其一節之精妙而命之曰篇其來舊矣顧獨於史記

而疑之乎蓋古人之讀書也旣知夫三倉五車之才選於千萬人而不能以一二遇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不亦殆乎又以爲古人比事屬辭事奇則文亦奇事或紛糅則文不能無冗蔓故有精華結聚之處卽不能無隨事敷衍之處掇其菁華而畧其敷衍而後知古人之作文甚苦而我之讀之者乃甚甘也今夫龍門之文得於善遊夫人而能言之矣則當其浮長淮泝大江極覽夫驚沙逆瀾長風怒號崩擊而橫飛者吾於其書而掇取之望雲夢

之泱漭觀九嶷之芊綿蒼梧之野巫山之陽朝雲夕
烟靡曼綽約吾於其書而掇取之臨廣武之墟歷鴻
門之坂訪潛龍之巷陌思霸王之雄圖鷹揚豹變忼
慨悲懷吾於其文而掇取之奉使巴岷弔蠶叢魚鳧
之疆捫石棧天梯之險縈紆晦窅巉峭幽深吾於其
文而掇取之適魯登夫子之堂撫琴書親杖履雍容
魚雅穆如清風吾於其文而掇取之若夫後勝未來
前奇已過於其中間歷荒隄而經破驛頑山鈍水非
其興會之所屬斯逸而勿登焉讀其文而可以知其

遊之道如彼則文之道誠不得不如此也吾見今之
耳傭而目僦者日置全史於几案之旁自成童以迄
皓首固有一卷之文偶值夫鈎章棘句卽掩卷不遑
卒讀者徒琅琅於管嬰夷屈數傳又不得其窾却之
所存猶且號於人曰剽擄之不古也其爲自欺以欺
人豈不足胡盧一笑哉客無以難遂書其語於簡端
凡史記舊文幾五十萬言今掇其五之一評註皆斷
以鄙意視他本爲最詳約亦數萬言龍門善遊此亦
如米海嶽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間臥遊之逸品也

因目之日史記菁華錄云

康熙辛丑七夕後三日芋田氏題

道光甲申秋八月吳興
姚氏校刊於扶菴山房

史記菁華錄

卷一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功臣年表

秦楚之際月表

六國表

封禪書

先儒謂秦時詔令
雜以吏牘自是一
種文字然謨誥之
下漢詔之前實另
具一段精嚴偉麗
光景此其第一令
也絕大不羣

秦始皇本紀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

兵誅暴亂以謙吻作夸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

總前六國罪案簡而偉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

後世其議帝號言下已前無古人矣丞相綰御史大

夫劫廷尉斯等秦初三公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

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看其即

敷衍不更益一語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

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史記卷六

先自定議復稱制以可之也
稱制可奏始於此寔為娟峭

只三十餘字有援引有跌宕有斷制

秦人萬古罪案即萬古功案臣等謹與博士議曰致有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古拙可愛此即封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之極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又了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首援太古為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斷得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意極愚而詞極婉

為秦計誠非然千古不能易者積重之勢使然也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填鎮古字通用亦有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下其議亦始此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凡人臣援目前所至切者為言則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總只申初命之旨細味自知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數言利害皆盡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

欽法最古健絕去一切支葉

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
不難哉廷尉議是始皇語語有蓋世之氣分天下以為三十六
郡郡置守尉監官三等更名民曰黔首大酺以大酺收
又逐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
各千石置官廷中兵一銷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
同文字律二同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
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三輿地徙天下豪
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建四
京

始皇初令羣臣既以為上古所未有五帝所不及故凡進諫者皆以謗古為本淳于生獨以

三十四年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
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
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亦
初并天下之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
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
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
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喜操切此言非所樂聞事不
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痛切而今青臣又面諛

殷周為言宜其如水投石也全段總以古今為眼目

前段專駁淳于故文勢作頓

後段歸獄詩書特更端另起

妙在得紛紛雜雜便見詩書然甚壞事

以重陛下之過重字妙非忠臣始皇下其議越言亦
皇猶知下其議可不謂猶有君人之度乎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
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引古今陛下創
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
事何足法也此段為焚書案然屢提儒異時諸侯並
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
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
非當世惑亂黔首諸生罪案已定其丞相臣斯味死
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亦從平定一統是以諸

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
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人各以其所私學者今皇帝
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二
皆指是古非今者言之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
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
秦時奏議凡欲重其罪者多疊雜如此弗禁則主勢
而出之如逐客督責諸書皆然鑽入操切禁之便臣請史官非
降乎上黨與成乎下人心孔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
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古制也
兩層上指記事之書下指記

擬令要一字無虛
設先秦文下可及
如此

言之書甚明劃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知見
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前布其
其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令此詳
吏為師律外餘文甚周匝此制曰可實後世造律之祖

本紀無稱字之例
此獨稱字者所以
別于真帝也史遷
深惜項羽之無成
故特綴此格
提出項燕王翦以
著秦項世仇提出
世為楚將以著霸
楚緣起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諸紀傳無
之年此獨大書之所以為三年滅秦其季父項梁
五年亡國作張本正是痛惜之意
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
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
又不成特寫兩不成一不肯竟學項梁怒之籍曰書
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語倔
說書劍處又有層折見劍雖差勝於是項梁乃教籍
于書而意猶未厭也如聞其聲真英雄氣
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槩在此句

每吳中云數句
正註明皆出項梁
下一句也看以是
知其能五字自明
古文針路皆如此

當教以兵法時固
已知其可用此處
奇字直有可使南
面之想矣細思自
辨

守既知項梁能即
委之可耳何為又
如亡去之桓楚
如其言事何時就
手跋前疐後如此
所以卒質其首也

夾叙二項各鬚
眉欲活寫生妙手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

梁下妙用孟子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句法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

梁嘗為主辦名甚雅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有心人見

處奇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

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變得妙與高祖語互看梁掩

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以此與前籍長八

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史公一生得意此四字雖

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顧吳中子弟緊密秦二世元年七月

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通字疑守之謂

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

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守所見亦

殺觀其辭氣需緩正是時桓楚亡在澤中夾入一句

與羽之才氣相射也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敘事好筆

法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趁風起帆

勢如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敘項梁如

脫免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生龍活虎與

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

臾捷梁眴字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如

起局自然只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

成羣雄事業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以上皆

不特回顧主辦一段也古文摹寫人處往往大處不寫寫一二小事轉覺神情欲活此類上三毫法也不必謂實有是事

起范增三句字字無不下年七十與羽年二十四自相照應
亞父首計原欲借虛名以立基業耳東坡謂其義帶為疑增之本似太認真

謬以其祖之謚即為其孫之號非偶

主籍為從故只如此寫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
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二句
法合所舉所收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校尉
將兵者候軍候主偵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
敵司馬主軍政賞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
皆伏閒處着筆最妙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先
一結下文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
另起一案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
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夾敘一事非傳中正

文也看其簡處則極簡兩行中寫許多情事知此作文方無喧客奪主之患項梁乃以八

千人渡江而西如椽之筆與傳未作章法

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

勝敗固當借陳勝引人有把握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

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倒至今憐之句法妙故楚南公曰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也識緯之說今陳勝首事遙接敗固當句不立

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

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應起句有情為能復立楚之後

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

然惑衆之計而何

此段特為懷王用
宋義原本非項氏
傳中正文而其結
構固密似國語文
字

羊寫脚色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點破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

由李斯益輕秦有驕色為梁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

而將驕卒惰者敗宋義語只是尋常見識耳幸而中

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

宋義使於齊時田假立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

將見武信君乎即項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

徐行語生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

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點明定陶項梁死自作章法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裝頭長見楚

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

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語甚撇輕正妙在

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懷王殊非妮妮下人因置

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特插此三為次將范增為

末將救趙點出一段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

軍如後世特置之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

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

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

公卿二字古人相
尊之通稱卿子猶
公子也冠元也軍
戎也猶元戎之稱
而名特新美

出兵以救趙而乃
以趙委之以試其
鋒豈理也哉謬甚

宋義庸妄不難一
見而決然其時好
奇計之范增為未
將豈有不置一策
之理且項羽歷數
宋義之失言言中
宋義非羽所及而
其言謂自此

以下皆增之計畫
也蓋立懷王之意
原欲借以就項氏
之業今乃任其用
宋義以償績豈所
甘哉蘇子謂殺宋
義乃疑增之本未
必然也

以破蠓蝨二語於情事不切而必引之活畫出宋義頭巾氣今秦攻趙戰勝

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

矣故不如先鬪秦趙此留而不行之故夫被堅執銳義不如

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前引後收詭詭如見此輩甚多胡可勝道因下令

軍中曰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甚韻甚疆不可使

者皆斬之暗指項羽欲以此折其氣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

一發迂緩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渲染士卒凍饑項

羽日將戮力而攻秦總提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此

利害上言之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

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此就義理上言之乃曰承其敝

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於義既不當於勢又無益

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透健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

席又假大義以責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寫出隱恨來國

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先指而徇其私又帶

之至子周匝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

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若無送子相齊

一著何以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

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妙妙提出項氏隱衷偏不附會楚王

陰令之說而詞又未畢直畫亦畫不到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

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

於懷王了宋義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寫出太阿當

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以上一大段總寫案項羽已殺

卿子冠軍又提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

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先擱一筆戰少利陳餘餘為復

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

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寫羽才於是至則

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自與後已破句應先

鉅鹿之戰羽所以成伯業也故史公用全力為他寫得精神百倍萬世如

當是時三字重提起筆力奇恣冠諸侯略作一鎖下再展開皆故作奇恣之筆以出色描畫也

寫一遍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

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又重寫一

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

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

本助諸侯擊秦也反寫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

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登高而呼項

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餘響猶震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

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

羽之大怒但為其
已破成陽及盡有
珍寶范增之忌曰
為其志不在小此
其相去固已遠矣
叙得極明劃
特下旦日二字為
下二夜字二旦日
字一即日字作引
于古文伏脉之法
都如此

張良開口提韓王
所謂不義自指韓
也

以一筆夾寫兩人
一則窘迫絕人一

羽大怒兩大怒有次序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
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
傷使人言於項羽曰小人多事不知彼與劉項有何恩怨沛公欲王關
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語陋得妙項羽大怒曰旦日
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語直捷有勢正與後許諾及默然不應對鎖作章法
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
上提清全局與後對看他人不解用此筆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
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幸特特與曹無傷珍寶盡有之此其志不在小吾令言不相仇所以表出范增

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還其旦日擊破之言而趣之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
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
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
十餘字耳敘得情事俱盡性情態色俱現千古奇筆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
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
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
者從容得妙曰鯁生說我曰急中罵語皆極傳神距關毋納諸侯秦
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

則從容自如性情
鬚眉躍躍紙上史
公獨絕之文左國
中無有此文字

反字下得妙明明
以君待羽以臣自
待其忌不煩解而
自釋矣

此下一段千古處
危難現成榜樣未
可以文字視之

乎偏從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又倔強
傳神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底到
之筆從容音節琅琅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自出張良
可聽只如此妙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機警張良
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
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機警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
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絕人張良出邀項伯項伯即
入見沛公此等處皆特寫項伯沛公奉卮酒為壽約
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
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

也自解語與曹無傷語對針若范增日夜望將軍至
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語氣詳慎卑
雄能屈處凡此文皆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
特特與項羽對看媿媿如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
不蚤自來謝項王聞其聲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
去線索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
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
不如因善遇之兄弟之益如此所以謂沛項王許諾
直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
將軍戮力而攻秦一合說來化將軍戰河北臣戰河

無端將坐次描出
次用亞父二字一
喚搖擺出范增也
三字來便將當日
沛公張良之刺心
刺目神情一齊托
出紙上史公冥心
獨造之文也

高祖定天下誅丁
公而侯項伯此中
實有不可一例論
者先輩或以此為
比例非也

樊噲諫還軍霸上
及定天下後排闥
問疾數語俱有大
臣作用此段忠誠
勇決亦豈等閑可

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語意

真辭令今者有小人之言輕帶渾令將軍與臣有卻

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脫口便盡畫不

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

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當日沛公沛公

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決

同欲其早決斷也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

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亦至若入前為壽寫定計

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

為所虜是激莊語莊則入為壽則字峭壽畢曰君王與

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

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疾甚沛公何以常以身翼

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接過如

削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

舞其意常在沛公也急語能緩噲曰此迫矣臣請入

與之同命若無此念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

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

披帷西嚮立合前坐次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皆

同論世者宜分別
觀之

汲長孺大將軍有
捐客之語直中帶
婉舞陽侯鴻門誚
項王之言激中有
巧俱千古詞令絕
品非苟然者

盡裂出色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
之參乘樊噲者也一問一答如布定着數項王曰壯
士品目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處分噲拜謝起立而
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
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嚼之此等瑣細處愈見噲
之氣雄萬夫若一直
無生趣矣項王曰壯士又讚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
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借勢遞入夫秦王有虎狼之心
借秦王之罵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
項羽巧甚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
時

羽深諱此約偏要提出妙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
矣尤妙在下文回護得好
毛不敢有所近軍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
霸上本噲之策故此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
語前所無此獨宣之
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先人秦應
王矣却又
以封侯之賞推尊項王明明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
人此亡秦之續耳亡秦語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
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寫此時情坐須臾沛公起
如廁因招樊噲出細婉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
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

增實有學問狗屠
中有此人雖欲不
取封侯之貴得乎

會其怒一語倒映
出方纔席間氣色
來遂令斗酒疑有
一着分外出色此
杜句所謂返照入
江翻石壁之妙也

亞父之憤固不必
言然碎玉斗一事
徒見其麓何益於
事增以七十之叟
既知將為之虜猶

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樊將軍快絕如今人方為刀
俎我為魚肉何辭為奇絕語看於是遂去乃令張良
留謝張良留謝自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
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
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
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重提一筆以醒大關沛
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
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先將行色
點出方逆接謂張良一語良工心苦於此可見若先
語張良下重敘行色如何再接入鴻門留謝事乎

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
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八字是子房意
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以醉謹使臣良
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獻大
將軍足下數語耳亦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
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直說妙詞又遜婉
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反襯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
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憤極罵不得項奪
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亦遙與謂

戀戀于羽何耶

項羽沛公范增皆
義帝所遣之將

此段乃劉項成敗
大機關草蛇灰線

皆仗於此

漢兵五十六萬羽
以三萬人破之
此段極寫項王善
戰為傳末天亡我
數語伏案看其筆
墨抑揚之妙而知
史公之惋惜者深
矣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案了
 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提一句方謂曰天下初發
 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明謂義帝也然身被堅執
 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只敘戰功便
 已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歸重義帝雖無功故當
 分其地而王之。語牽強得妙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
 立諸將為侯王。節去諸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
 此段寫羽增業已講解門事又惡負約恐諸侯畔之
 指義帝先人關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
 者王之之約

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乃陰謀之乃曰一陰一陽
 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
 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羽以魯公終義帝命也劉以
 豈非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故
 天平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作
 整筆提出數目下乃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
 離披如見最是要句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
 以精兵三萬人。時齊王田榮反楚南從魯出胡陵四
 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如此
 不滿甚矣與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
 宋義何異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
 日中大破漢軍。一路戰來自晨至日漢軍皆走相隨

五十六萬人來數
十騎而去而中間
以天幸描之漢之
幸項之惜也

前段出色寫項王
之善戰此段出色
寫漢王之善忍

相隨字妙便如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
土崩不可收拾南走山據山自固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通
舍山仍趕入水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
寫得如看戲劇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上又加多字下着水不
已將五六十萬人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
人開除殆盡矣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逢迎字妙非
不出真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乃神筆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應東伐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
王家此先聲也在漢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

逢得孝惠魯元求室家另是一段小文章乃載行楚騎
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忍心可與項王
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日雖急不可以驅奈何
棄之得滕公語漢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
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兵遂
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伏平國
漢王之出滎陽項王圍漢滎陽以南走宛葉得九江
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
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能忍

漢兵在鞏不足距
項王也全虧彭越
牽綴得妙

先儒多謂分羹之
語為英雄作略太
公全虧此語因得
不烹吾謂父子之
親分雖殊而理則
一當其推墮子女
時忍心固已畢現
豈得謂孝惠魯元
亦虧其推墮因得
不死耶此只是隆
準翁頑鈍處不必
曲為之說

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
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
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
王得淮陰侯兵遙接走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
壁河內能忍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
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
就敖倉食楚之敗也以乏食看其隱隱隆由漸寫
此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
月當此時另從數月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
內重寫

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項策已竭乃告漢王曰今
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
王曰約為兄弟可謂迂矣只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
翁則幸分我一杯羹能忍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
下事未可知終虧鴻門且為天下者不顧家諫得雖
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
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忽作斷案語渡下項王謂漢
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
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語有君人之
度惜其欲挑

戰以決之仍是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能武夫習氣耳

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獨騎相持不用兵卒者謂之挑戰漢有善騎

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

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

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連用三

極意形容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大驚此等皆極寫項

王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徑造漢

王數之歷數項王十罪項王怒欲一戰不濟事漢王不聽能忍

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能忍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成敗大關目提

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如太公在楚漢亦

此一事在前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

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

至是項王欲休而漢愈不肯休項王許之此許之專

矣范增若在必不離披至此項王許之指歸太公

遙接侯公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漢王

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千古高見真曰此

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反言以項王已

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故作抑揚當時必張

侯公往直請太公
耳乃反先馮中分
天下而後許歸太
公又其約出自項
王可知以兵罷食
盡之勢情見勢屈
太公去而事愈不
可為矣

漢所欲破者一羽
耳今獨力既不能
而必資信越子房
乃勸以與之共分
天下是滅一羽復
生二羽矣且信越
之雄又非羽所可
同年而論也然而
當日子房勸之高
祖亦力從之而楚
遂以滅夫人用鳥

喙長葛以已疾疾
之既已其去鳥喙
長葛而惟恐不速
也必至之勢矣而
惜乎信越之不能
見及此也

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反挑動
楚兵罷食盡再言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
遂取之狠辣視約誓如兒戲千古此類至多今釋勿擊此所謂養虎自
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
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
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
壁深塹而自守臨滅復作一振極寫楚之善戰謂張子房曰諸侯不
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
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此兩人非

封侯之賞危筆甚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危筆甚君王能自陳
以東傅海盡與韓信可謂驚人之論非子房不能道
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
也說得透真兵法奧旨漢王曰善快甚正與刻印刑於是乃發
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
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
越皆報曰請今進兵信越淺甚禍端伏于此矣韓信乃從齊往劉
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信越置兩頭中間
綜得妙真奇交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六亦

兵罷食盡之語凡
三提之正與項王
天亡我之言呼應
史公力為項王占
地步其不肯以成
敗論英雄如此皆
所謂一篇之中三
致意焉者也

周殷楚之大司馬也以舒之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
屠剪六地并舉九江兵來會也
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三言漢軍及諸
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亂其項王乃
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思亂而項
王則夜起飲帳中史公每着則字有美人名虞常幸
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二句如詩於是項王乃悲歌忼
慨四字有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結煞才氣時
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英雄氣短兒女情深千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
古有心人莫不下涕

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
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此句起案直夜潰圍南出馳
走平明漢軍乃覺之戲極寫羽能令騎將灌嬰以
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隨途項
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兵不厭詐一田父一亭
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
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
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
身七十餘戰句句從戰上誇張所當者破所擊者服

項王之意必不欲以七尺軀隨他手玩整觀其潰圍奔逐豈不欲脫迨聞亭長言而又不肯上其一葉之舟既又賜以愛馬而慰遺之粗糙爽直良可愛也

項王語本一片中間別描呂馬童數筆此夾叙法

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鉅鹿之戰霸業已成原無他藉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雄甚亦合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寫聲勢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而得脫也漢兵於俱有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取彼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於斬將之後又加一叱退之將所謂餘勇可賈也皆加倍

寫法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三處各置一圍則兵減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因殺出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既出圍則復聚為一乃謂其騎曰何如情景宛然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始欲渡烏江亭長檣船待先輩指為頭民吾以為漢所謂項三日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一笑字疑亭長給之耳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又不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

項王之意必不欲以七尺軀隨他手坑塹觀其潰圍奔逐豈不欲脫追聞亭長言而又不肯上其一葉之舟既又賜以愛馬而慰遣之粗糙與直良可愛也

項王語本一片中間別描呂馬童數筆此夾叙法

傳末贅魯公案象最其餘韻

暴字不必作暴戾解只是驟字義言

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其言最長厚又復負氣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欲知其疑蓋知其疑而不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敢乘我之舟斯不武矣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以馬與長者好處分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尋一自到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向王翳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剄而死以身與故人又好處分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絕好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于情于理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合敘中見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日舜日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

苟非神明之後何德而致此驟興也

由難矣至過矣終以豈不謬哉三層貶法雖列三段然只是三段之後作一反掉以總結其一生之事皆足以發亡而純靠用兵

也必不足以立大業

陳涉首難。豪傑蠡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三句見勝之實難

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

滅秦。正所謂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此列于本紀之

旨。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

關懷楚。指傳中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之語其意已滿矣放逐義帝而自立。

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

霸王之業。欲以力征。起兵三年有國五年暴得者一傳中呼應處

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

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總承上二

段非又別作一貶

漢室定鼎誅伐大事皆詳於諸功臣世家列傳中及高祖本紀則多載其細微時事及他神異符驗所以其文繁而不殺靈而不滯嘆後世撰實錄者不敢復用此格而因以竟無可傳之文也

高祖本紀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一篇提綱語其文活而不板故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亦從豁如中來若齷齪迂謹人安能有此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蕢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此段只摹其好酒故知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始則索錢數倍常價。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歲終不負。高祖常繇咸陽。縱觀。天子出禁人觀此時偶值縱觀故高祖得

高祖豁達大度乃
數數縈情于相人
之術迨後光武迭
興又酷信識緯家
言是以漢家一代
之閭不出術數圖

緯是豈非有天下
者萬世之龜鑑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與
羽語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
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凡
財物輸人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此語
皆曰進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書字于刺曰
祖設高祖為謁謁即賀錢萬
三字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
也呂公者好相人史公每用夾見高祖狀貌因重敬
之引入坐接上迎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呂
蕭何二段並一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公
時事分敘各妙

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酒闌後罷二段高祖竟酒
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
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
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
許與劉季順手補出兩事文味穠至呂公曰此非兒
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點晴生孝
惠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重常告歸之田呂后與
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饋之看他
兩個相人無一筆犯連敘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
復古人不可及在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項羽方攘得關中
即云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繡夜行及
垓下之歎慨此紀
詩英雄氣盡此紀
一段正語語與彼
對照羣雄之與真
主氣象一一如繪
史公之惠後學千
古無窮也

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
元亦皆貴相人凡換四樣筆乃至一字不同老父已去
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
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嚮者夫人
嬰兒皆似君漢書似作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
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對黔會甄收兵會布走
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一畱字與下置酒沛
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亦應傳首發沛中兒得

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摹情寫景一步自爲
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首言遭威加海內兮次言
歸故鄉次言歸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終因布反而令
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先歌後舞慷慨傷懷泣數
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詩自註出吾雖都關中
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生而悲死而且朕自沛公
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亦如以魯
羽之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又竄
母文愈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前悲此樂其
酣恣

史記卷之二十七
三

凡叙事酣恣之法
須先分節次逐段
加摺則其味愈濃
不鮮此即如嚼蠟
矣

贊又極莊重極雅
馴

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一高祖曰吾人
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送之而仍
獻食如高祖復留再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
沛幸得復豐未復此段只為豐邑請復唯陛下哀憐
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為其以雍齒
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字法句法俱精忠之敝小人以野只言野也
野野喬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古云殷人尚鬼
蓋敬而流于媚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

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
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明明不許秦人承統
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用繫辭得天統矣

高祖功臣年表

從古功臣封誓引
入一腔忠厚之意
蓋然言下正與漢
之少恩作激射可
謂工於立言

史記凡用數疊文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首提人臣之功說人
 得俸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
 其等曰伐積曰曰閱此二句總上三句勳勞與封爵
 之誓曰使長河如帶泰山如礪接手便援封誓妙國
 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
 陵夷衰微也臣之罪戾上之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
 首封伏下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此句直貫到書
 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周封八百幽厲之

法最顯筆力後人為之非排即弱

此段專以驕淫定臣子罪案然表中以此失侯殊少故妙索隱謂五侯為平

陽侯曹宗曲周侯鄴終根陽阿侯齊仁戴侯秘蒙毅陵侯馮偃余別有攷

緄與混同古字通用帝王各殊禮而異務則侯之存亡難以古為例矣

後見於春秋六七年矣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

有餘載如虞思陳滿和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

仁義奉上法哉此句專責臣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

餘人高祖功臣同異姓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

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原其始封之安是以大侯

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

息原其所以失之者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

自倍富厚如之戶口日增也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

九字總臚罪案至太初武帝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

命亡國耗矣由始封至此纔百年而亡者百罔亦少

密焉然皆身無競競於當世之禁云只罔亦少密句

下之又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

急收轉居今句正明其罔密也古之道與當世之禁對看既

未必同則雖志古之道而亦難免于今之世矣言外

感慨良深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

緄乎觀其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

林也何必舊聞當時得失之林只是今時禁網耳於

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

者闕之闕疑之意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孝武殫括利源尊顯卜式而功臣列侯莫肯輸財助邊于是元鼎五年坐酎金奪爵者百餘人而高祖功臣盡矣亡非其罪所謂網亦少密也知此則是篇宛轉嘆息之意雪亮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所讀蓋亦秦紀也初作難三字是陳發於陳涉暴戾滅秦四字是項羽身分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十二字是項羽結果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陳項劉也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此受命實兼說三家所以史記於陳涉稱世家於羽稱本紀惟其五年之間而有三朝受命所以為亟俗解專指高祖昔虞夏之興積德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上

西漢文字雅不用排比故連叙三四事必句句變調非有意作奇其筆性自高也故學文自秦漢入者必不墮六朝俳體至史公則又字字稱量銖黍而後出之

後半只作一氣貫
注之筆趕出兩個
天字兩個大聖來
錯互迷離數十字
中恰有萬仞陡注

之勢其得力只在
中間一句宕開一
筆兜轉有千鈞力

言湯武此句揣拈武王古文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
如此甚多正以疎而得妙 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
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
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逆捫一筆正見受命秦既稱
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以下
為本朝占身分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
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總攝得勢文
厄鄉秦之禁着此句便疎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
詞耳故發憤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四字蓋古
語也筆致

勁疾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想作
之至像不盡之筆煞出受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
命之正獨尊本朝乎

題自秦楚之際試問二世既亡漢國未建此時號
令所出非項羽而誰又當山東蠡起六國復立武
信初興沛公未兆此時號令所出非陳勝而誰故
不可言秦不可言楚謂之際者凡以陳項兩雄也
表為兩雄而作却以記本朝朔業之由故首以三
家並起而言下軒輕自明次引古反擊一段然後

收歸本朝作贊嘆不盡之語以結之。布局之工未易測也。

史記書錄金卷一

三

六國表

秦之興僭亂何可勝紀此特拈西時用事上帝起所以助一段也次拈隴管岐之事所以伏中間收功實者嘗於西北一段也文章脈絡摘出朗若列眉矣叙秦用三段文字叙六國亦用三段文字其氣亦一段

太史公讀秦記起結以秦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時者郊祀之名秦有五時各以其地係之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文法古而雅絕倫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伏天助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陳寶亦營岐雍之間伏地利而穆公修政東竟竟境通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此是穆公始伯是後陪臣執政以上言秦以大夫下言六國

史記書錄金卷一

三 一之三十三

緊一段史公文極
雄放然細尋其脈
却復極謹嚴也

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
簡公而相齊國獨拈此事有識可見孔子沐浴諸侯
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攻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
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點務在疆兵并敵
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
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此段彙括六國表中所載
不殺筆力雄大非他手可辦○滅六國者秦秦始皇小
也故先敘秦後敘六國既敘六國則仍敘秦秦始小
國僻遠諸侯賓之即擯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
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本云論秦之

一猜天助再猜地
利然前則云蓋若
後則冠以或曰其
意直謂秦無可興
之理所以深惡而
痛斥之也貴得其
運筆之法

與下句作羅紋古峭特甚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
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
焉先抑地利或曰東萬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
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又歸重地利
定之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
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五句每句調必
乎後人者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陡接秦紀之筆仍
往往如此然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
見者多藏人家說史記偏用詩書陪而史記獨藏周

此段是正叙採秦紀以著六國年表本意然秦紀卑陋為世儒聚道下段故特舉耳食之弊以見秦紀之不可盡廢也文義始終照應一絲不走

室以故滅惜哉惜哉先宕開一筆然後接出秦紀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六國表蓋採秦紀為之故有年無月日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如變封建為郡縣之類後世亦蒙其利當時諸侯放恣非秦之力不能驅除之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也秦紀之不可廢者如此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學者動稱法上古而不知法後王口而以耳徒聽他人之毀譽以為棄取而不自知其味之果何在也余於是因秦記踵

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以年表二百七十年之事上紹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統史公心事如此子長因秦紀剏立年表上紹春秋之書法下開綱目之源流是一部史記大主腦但春秋以魯為主綱目以正統之君為主六國年表則分界層格各國自為其主以其時勢均力敵地醜德齊無可統攝之義也然六國之興滅惟一秦始終之秦雖不可以統六國而未始不可以貫六國况上世之文

列邦之史已爲秦人收付一炬則臨文考事舍秦紀更無可憑所以入手先敘秦之漸強次卽夾敘六國之寢盛此卽六國表前半公案也次敘秦之并天下而六國表後半公案已漸滅其中然其言外却復老大悲慨老大不平因起手得天之意挽住西時郊天作一疑又因起手踰隴營岐之事串出西北收功作一信此是題外原題之法也然後轉出焚書之後他無可据故不得不援秦紀以存二百七十年崖略而世儒動欲遠法上古殊不知

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傳所謂法後王者其理不可易也末乃明點出踵春秋之後著興壞之端則又藉秦紀而不爲秦紀用者矣

加土于山之上而
藏玉檢之書以紀
受命之符曰封除
地于山之陰而祭
曰禪史公因武帝
求神仙致方士等
事而附會之雜撰
其事曰封禪書其
文頗曼衍補苴故
先以其詳不可得
聞提綱也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起得愴蓋有無其應而
用事者矣妙插此句一篇氣息皆透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
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一句句縮定至梁父矣而
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然則武
將何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
居封禪為禮樂直指其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先嵌
儀言之耳斷章取義法一句為本朝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
占地步一句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史記書全卷一

史記書全卷一

三

此段專言秦時祠祭之事漢承秦弊者也故多作怪之語以先發其端

秦之文襄皆非受命之君而自作矯誣如此乃漢武本已受命而反效其矯誣之為何也此史公正意

忽于作廊時後旁插吳陽武時及好時之廢蹟而以傳聞不經之語束之則所謂無其應而用事者已略見于此矣凡此皆為後文伏脉也其筆力之雄渾千古無匹

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從首段入脉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害周東徙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封禪書夾敘擊匈奴事始列為諸侯以上敘秦來秦此語亦非無故而下歷作受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陰觀受命作西時祠白帝已為封禪之濫觴其牲用騶駒黃牛羝羊各一云秦人杜撰之儀也跟前儀字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於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廊陰觀受命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無稽於是作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始日祠既而妙於漸

而自未作廊時也忽轉入前面去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即地皆廢無祠則不知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荒唐神明之奧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廊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數歲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以一年祠命曰陳寶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即此自以為受命何其滿

首段實砌封禪掌
故所謂受命與無
其應而用事睹符
瑞而臻泰山者大
略具見是為全書
背面鋪粉之筆也

桓公自侈其功只
是一匡九合耳必
從東西南北遐征
遠涉說入何也蓋
武帝封禪求仙之
舉實在北征匈奴
東誅閩粵朝冉從
驩定節存策之後
其侈心正復相類
特借此對照乃微
詞也凡讀史記景
武間文字皆當識
其用意所在則無
一字浪下

也。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
所記者十有二焉。總言封泰山禪梁父而下所列十
二家皆非禪梁父者蓋云云亭亭
諸皆梁父之支阜也。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虞羲封泰山禪
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
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倍封泰山禪
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
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歷歷
指數不知何據大約欲以伏羲神農諸首出之君壓
倒桓公而抑其侈耳觀下窮以辭三字其意灼然可
見讀者切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歸重此一句蓋桓公
莫認真其難其慎之辭

日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
車上卑耳之山。甚言窮極幽險其辭新異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管仲
二君而桓公獨舉三代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
亦見卑之無甚高論也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
辭因設之以事。妙。奏。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
禾。與前段鉅麗所以為盛也。粢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
以為藉也。古者薦神之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
翼之鳥。益荒誕得妙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一之三十九

管仲之意只是知桓公非受命之君耳故借無其應而不可用事窮之

即以夷吾之言而折衷于孔子言下含宥往之致絕不訖然故妙

詳寫始皇求仙之勤乃以為武帝前車之鑒耳其三遊海上亦是三疊文法寫來轉覺蒼勁絕無排比之迹

有五焉又虛一筆若平平開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梟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反筆又不必屑屑對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針上文踈宕入妙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插此段何意妙在是歲二字也齊桓方之義顧出于秦正所以明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桓公之不得為受命也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管仲之言或隣於誕故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仍歸到儀制上應首段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此段屬意禮儀而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似龍無角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語語有遷就見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先言時當水德而後乃援遠事以實之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微而怪誕極矣妙在鑿鑿而傳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中迂怪之微率可想見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以地六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水德主殺故事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先為卦禪於是徵從齊魯之儒

始皇立石已刻銘
矣今二世巡遊所
至復刻書其旁以
遺頌之不復自立
石也

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大議封禪之儀是全書第一筆諸生或
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以蒲裹車輪惡傷山之土石草木
埽地而祭不築壇席用菹稭蒲幹也皆言其易遵也始
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七十人之言
上特著其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自行其意至巔
大畧耳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揣註一從陰道下
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只是與
時齋時等事一副主意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
耳可見前詳敘之妙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

此段盡搜方士根
柢為文成五利輩
腦後下針無一語
不為武帝喚醒其
文洗洋恣肆盡五
花八門之巧細按
則愈見其妙

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
之其意以為傷山之土石草木而山靈不於是始皇
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
之屬一線飄去轉入求仙亦有烟雲變幻之奇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語見衍列傳中論著終始五德之
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其言以秦為
故始皇以其言驗而神之也豈知一變而遂而宋母
為方士之祖學術之不可不慎于此可見
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
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方士皆燕齊人此處騶衍以
特用齊人燕人起線

描寫三神山一句
一境使人即之不
得離之不能詭幻
纏綿其文筆之妙
即是風雲溟渤矣
千古絕筆

詳寫始皇求仙之
勤乃以為武帝前
車之鑒耳其三遊
海上亦是三疊文
法寫來轉覺蒼勁
絕無排比之迹

陰陽主運顯於諸侯重提以總斷之。即而燕齊海
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
自此興不可勝數也。由怪迂而阿諛由阿諛自威宣
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君求仙不見他
脈要亦假此三神山者其傳音附在渤海中去人不遠
借之辭。此三神山者其傳音附在渤海中去人不遠
妙在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遠之蓋嘗有至者而近
之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在此其物禽獸盡白
而黃金銀為官闕。加一層未至望之如雲。此句明及
到三神山反居水下。幻極可知如雲之臨之風輒引

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死心蹋地求之及
至秦始皇并天下。遙接威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
勝數。與前不可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描
一片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
癡腸交接驛日未能至望見之焉。照應其明年始
為解絡也。皇復遊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
石考入海方士。稽核考察之也從上郡歸後五年始
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
奇藥。總結三段不得還至沙邱崩收得二世元年東

總結三段不得還至沙邱崩

收得

二世元年東

始皇立石已刻銘
矣今二世巡遊所
至復刻書其旁以
追頌之不復自立
石也

從來機祥之說歷
代所不能廢然其
流而日甚者未有
不本于祖宗之作
法者也考武於祠
求神仙不遺餘力
實高祖有以啓之
高祖即位反秦弊
政殆盡而祠祭荒
謬之舉獨多因之
此段特着兩個如
故字意微而顯

史記書表卷一

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
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忽挽入封禪本義
二行亦如文章之過渡相似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
可見古人文字處處謹嚴應筆諸儒生
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如椽
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遙接
風雨則譏之一皆譌音訛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
擊不得封禪針線極密而文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
事者耶點逗首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
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即本紀中語易數字而
別具峭韻此可為刪潤

文字高祖初起禱豐杓榆社起徇沛為沛公則祀蚩
尤釁鼓旗此篇所重者祠祭其他法制則客遂以十
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
首以上為而色尙赤應赤帝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
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
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秦時四
各以其時創立原屬不經高祖以意斷帝之祠
之謂之雄畧則可謂之典禮則不可莫知其說於
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
命曰北時高祖於栢人則曰栢人者逼于人也于婁
敬則云婁者乃劉也于此云乃待我而具

史記書表卷一

一之四十三

公孫臣之言即騶
衍之說也其言未
必盡謬然一為所
動而新垣平即得
以荒誕之說希寵
干進其後雖以誅
死而文成五利之
屬已接踵了闕下

矣且文帝於賈誼
所陳改正朔易服
色諸事則謙讓未
違獨于公孫臣輩
信之甚篤謂非貽
謀之不善耶

五也皆是憑臆造古
有司進祠上不親往
悉召故秦祝官復置
太祝太宰如其故儀
禮承秦之陋可知因
令縣為公社即粉榆社之類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作法如此子孫安得無加無已乎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又下如故字妙
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從來術數之學必有驗而後能動人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秦之為水德舊矣而蒼乃以漢為水德之始者其意以秦為閏位不

足當五德故河決金堤其符也然以河決為水德之應則遷就誣罔矣
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符瑞之興天若啟之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說符瑞而歸功歲與民固自得體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此段於公孫臣見未失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於正也

前公孫臣之說猶預以黃龍見為驗及符合而後官之至新垣平望氣則惟其言是憑而無從案驗矣逐步寫來得失自見

上大夫之貴千金之賜于平何功方士之接踵而至不

亦宜乎

新垣平以望氣見其初但作渭陽五帝祠幻而未失其常所以嘗試上意也至是文帝忽自見五人而憑意造幻別立五帝壇平於是而有以窺帝矣於是玉杯汾鼎紛紛誕妄一依於氣以為之說次序纍纍豈非以著上之失耶

北有神氣望氣成一采若人冠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舍生方墓死方也其說與秦時議論異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何所見而遽信之同字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詳寫殿制以著其矯誣不經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前年議夏親郊今直以故事行不復議也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權火其制如木數步一置蓋秤鍾著于林庭燎之變也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備舉而間出之

曰謀議巡狩封禪事忽帶入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

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

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望氣平言上

日闕下有寶玉氣來者伎倆畢露淺誕如此宜有殺身之禍已視之果

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微以求仙不平又言臣

候日再中望氣居頃之日却復中幻愈於是始更以十

七年為元年段段用於是字見其信之如響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

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

氣望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

收得徑淨文帝天
資極高于此可見
正與武帝末着輪
臺之詔對者

兩個是時先提明
其事而後疏解之
此法乃千古文章
開山手最為悍勁

史公文絕少排比
處惟此段前云是
時上求神君下接
以神君者云云後
云是時李少君下
接以少君者云云
一排比法也又叙
武安侯事畢云一
坐盡驚叙齊桓公
器畢云一官盡駭
又一排比法也然
極整齊處却正極
疎宕故奇

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三段俱用平言上
端起緒叠出不休蓋平一見拜上大夫而其後人有
貴不加益故屢以詐求售言外終見文帝之賢
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結穴下平吏治
誅夷新垣平聖主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
明之事因神明之偽而并怠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
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好筆力
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亦從郊祀引入後常三歲一
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提法如奇峯
妙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即童死也見神于先後宛若

先後即妯娌之稱宛若其字也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祀逐段顯著
而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姓王氏武
密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
云此四句方正應是時李少君別起亦以祠竈穀道
謂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是正案用平原引
妙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入而以一亦字帶轉最
嘗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使物致鬼神也其游以方
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
餘金錢衣食妙在寫得極淺鄙又人皆以為不治生

老人游射之地銅器欵識之形固可訪求默識者其技本淺而庸人輒靡然惑之甚矣其誕之足以飾詐也

直至此始以求仙封禪牽合為一事前此未嘗有也史公筆力奇恣橫七豎八說來而意義自相貫屬看其點睛處即明

筆意連綿飛動令人言外如親觀當年

產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入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資性嗜善為巧發奇中能射覆中幽隱之事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寫得若真若詐令人于言外領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拖一句便不板此實文章訣竅少君言上曰祀竈則致物物謂鬼物字法深妙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節節牽搭支離得妙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幻誕無稽之極

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一篇大黃帝是也又引証得奇方士情狀逼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食臣棗大如瓜誕而妙臣或作巨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其言不即不離所以羈縻弗絕者全賴此種伎倆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親祠竈句特著失禮之極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劑同和合藥物也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語帶調笑深而使黃鍾才志反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一求再求寫出可笑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

神君之稱前後數見各就其事尊稱之想見不根之甚
漢武紀置壽宮神君無酒字其言可從今即作置酒食于壽宮以酌神君亦自有致古文如此等處須各以意

會之正不必定求畫一也

壽宮北宮蓋神君之別館多其官觀以禮重之

惜其方不盡句直從下子誠能修其方句倒擱出來夫

來言神事矣妙借莫能拖下仙未至而怪迂來矣

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文成將軍死之明年鼎湖宮名巫醫無所不

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游水郡人發姓根名一云游水姓發根名

病而鬼神下之病字非狂惑而何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

人問神君即病巫所憑也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

愈疆與我會甘泉語多致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

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了鼎湖一案下特就神君詳記一番壽宮神君

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為神君從者

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幻得可笑令人自思之時去時

來來則風肅然妙筆最善形容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

偶然晝言而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

所以言行下蓋神君以天子為客而享之則如是真弄武帝如嬰兒矣所以言行下謂神君

所言之于臣下也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

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奇其名

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

秘世莫知也他語以含蓄為妙此却直說破而其妙愈見

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文成以為妄被誅而

天子乃以為惜昏惑至及見樂大大悅大為人長美

樂大之方非文成
之方也而武帝悅
樂大直謂之能修
文成之方于是知
其每飯不忘文成
也其為樂大所罔
不亦宜乎

李少君言求仙忽
闌入封禪可謂誕
矣樂大之求仙又
忽闌入河決可塞
其誕愈甚蓋少君
進說之時方議封
禪樂大進說之時
方憂河決于是小
人巧舌依附各視

所急而中之史公
特寫个榜樣以為
萬世炯戒

漢法非軍功不侯
非出征不加將軍
號今以一方士佩
五將軍印且封侯
其名又多不與何
處索解妙載制詞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言多方略二句是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二句是其
盡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
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蓬萊豈
神仙耶其術亦易見矣而武帝英臣數言康王康王
主信之不疑即前所謂甘心者也臣數言康王康王
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
藥可得仙人可致也惟大實無伎倆故但托師言而
貴可謂然臣恐效文成又豫為要約則方士皆奄口
巧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馬肝有毒托子
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言不吝厚賞也大曰臣師非有求人

人者求之見其甚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所謂
大言實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三句含三意使
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臣為賤句神人尚
肯耶不耶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言神人肯則己若
使此所以月餘佩於是上使驗小方鬪碁碁自相觸
擊四印有加無已也方憂河決點睛而黃金不就乃拜
大為五利將軍使者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
士將軍大通將軍印信印其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
決四瀆從河決起尋個冠冕題間者河溢臯陸隄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一之四十九

一首而其義約畧
盡見真千古絕高
手筆
乾稱蜚龍二句隱
寓上仙之旨微妙
之甚蓋飛龍者昇
天之義漸般者階
梯之象庶幾旦夕
遇之言得樂大而
仙人可冀也自來
無人會得此旨

無數做作却並不
見其通言于神人
也故特挿使鬼一
小段與前鬪碁作
應總見其小技誑
人處

不。息。言治隄之徭役也句古甚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
士而大通焉。號悅惚可笑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
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
按侯表樂通無其地亦只取樂于通仙之意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舉斥
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分尙方乘輿服御以賜之斥謂捨已所有也又
以衛長公主妻之。有親屬矣齎金萬斤。謂遣嫁之資更命其邑
曰當利公主。樂大食邑在當利故以衛長公主之名從之天子親如五利
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以待之矣自犬主將相
以下。大主帝之姑歸竇氏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

玉印曰天道將軍。道字作引導解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
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做作極矣干古讀之無不
笑以示不臣也。致尊其使矣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
神也。又拖一句作註妙甚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
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與鬪碁一段遙應作章法其後裝
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蓋世榮華只為此一句耳收得淡然而其妙愈見大之狂
帝之惑俱躍然矣。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
之間莫不揜掩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收筆與少君段應
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

郊社之禮乃天子絕大之事而小人至欲以矯誣荒誕之說立壇令天子親郊無忌憚極矣然武帝於方士之言無不如石投水獨於親郊太一事疑而稍紕之蓋猶有君人之道焉

氣。既不見其氣又何從知。上乃遣望氣者佐候其氣。其不遠語荒唐入妙云。令善望氣者。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前云神君者最貴者太一茲更以五帝為太一之佐。蓋太一即太極也。五帝即五行也。理本尋常。但以鬼道附會之。則可嗤耳。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另起一頭以黃帝作話柄以寶鼎作證明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地名問於鬼臾區。黃帝時良史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既得鼎又得神人書策如識緯之屬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

申公受黃帝言見其親承衣鉢又云無書獨有此鼎書見其大可寶貴也

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於天。冬至迎日因以策書推算將來每二十年即復遇朔旦冬至二十推應四百年合是歲已酉前二十年計之故但云三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以所忠之疑其妄反映武帝之反信其真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妙無從考較矣然申公仙上日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武帝求安期通為言愁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鼎書即前文連綴二日字及申公日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字又於書外附會之也。

作態絕妙

自黃帝時萬諸侯以下皆雜舉黃帝故事以款動武帝其中且註且証左牽右曳絕似考工爾雅諸書史公借荒誕之說以發其奇橫之文正是極得意處

此段歸結到鼎上自作一大節機軸

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惟黃帝得上泰山封忽然又穿到封禪去妙絕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隨章法說成一片無端無緒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令人自入其玄中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以武帝方大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杜塞後門也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又紆其期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此句顧幸

雍近鬼與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此借一二以實其說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接會百神于明廷其地即今甘泉而又謂谷口為寒門寒者幽隱之義百神之所從出黃帝采首山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說得如見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妙有斡旋正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與今市兒談新聞何異然竟為千古口實甚矣人之好怪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又引於也

公孫卿半日謬悠
之談媿媿如見武
帝聽到出神處特
下嗟乎一嘆真千
古傳神之筆

射牛見國語天子
射牛示親殺也

讀此段要識得史
公筆徑之奇絕處
每于一段文字中
間破開嵌入一段
使精神彼此貫注
從古無此妙文也
如羣儒采望祀射

牛事句本當直接
於是乃令諸儒習
射牛草封禪儀也
乃於中嵌入齊人
丁公一段說話可
知封禪仍是求仙
又至且行三字本
直接東幸緱氏句
也乃又于此中插
入一段自己議論
道出武帝隱衷及
諸儒迂陋不能以
古誼匡君為可惜
嗟乎此封禪書之
所由作歟耳食之
人從無見此者可
嘆也

是天子曰嗟乎奏節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
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應許多與神通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引脉好見封禪事皆從方士悠謬之
談造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無事希少曠世絕
始也封禪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拘伏
傳而羣儒采封禪牽古文句十八齊人丁公年九十餘忽嵌入日封禪
字作一句讀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
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提出主腦若無此則將以武
烈耶言漸上苟不遇風雨則上於是乃合諸儒習射
便可上封令其嘗試之也

牛接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
士之言又忽嵌人一段斷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
與神通此等皆武帝心坎中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
人蓬萊士名目不倫不類高世比德于九皇九皇或
氏兄弟九人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破妙甚羣儒既
解亦不必拘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破妙甚羣儒既
已不能辨明封禪事痛惜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
能騁采古書之說而學陋才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
一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此正所謂牽於古徐偃又曰
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事二周霸屬事三圖封禪事者

漢武假封禪之名
以求仙史紀其事
者冠之曰封禪書
然只東上泰山立
石一事了却封禪
公案矣

秦皇遇神人稱之
為祖龍武帝遇神
人稱之為巨公其
言雖誕然自饒古
致可想見漢人筆
舌之妙
方士伎倆將窮必
別設一難以遁其

未決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始皇作畧與
之謂三月遂東幸緱氏且行事禮登中岳太室直以意
正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則愈說得逼真問
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綴得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
奉祀以三百戶之賦命曰崇高邑別為三百東上泰
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書一
中結穴只此三語秦人往往立石刻頌功德上遂
漢武刻石而無文意者即以此為增封之義耶
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
以萬數封禪事畢矣只要候神人至而然無驗者乃

益發船無驗者乃益發船二句令言海中神山者數
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仍歸結到常先行候
名山至東萊氣即候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
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明明有跡而人不可就視明
而再三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誕甚却言吾欲見
幻如此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
則大以為仙人也明是責備廷臣之語舉宿留海上
予方士傳車有乘傳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又有微
者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起一

情公孫卿候神至此茫無着脚武帝雖昏惑而斬斷英果懼大誅之將至也則又引之以土木之功民窮財殫至死不悟千古而下讀之憤歎史公田曲傳之豈非良史之檣杪哉

土木之功前特以仙人好樓居引其端未幾以芝房之瑞而止已而栢梁燬于火天之警帝也章章矣乃方士又捏造青靈臺一段公案而以復治明廷啟之至越巫則直以越俗厭勝之法為言而後土木大興看其逢君之惡亦從漸漸生發下來易不云乎其由來者漸矣為人所上者盡留意

頭明明說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中岳在緱氏縣故欲仿之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宜字含糊得妙且仙人好樓居加一句暗木之功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通考作益壽延壽二觀此蓋串字法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乃作通天莖臺即金莖承露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仙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是此段正旨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與塞河何與本詔書若見有光云愈悅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蓋謂神既已彰不待他求矣故暫止興作

十一月乙酉栢梁裁卿通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此二句亦帝意中事後以栢梁災亟上還以栢梁裁還故未果也殊廷者仙人之館也公孫卿曰故朝受計甘泉朝受天下計吏之書也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帝所深慕處處借作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入港話頭蓋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者前曾有此說越巫名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諸侯邸勇之見前大用勝服之既日越俗則豈足於是作建章宮復度為天子效法哉

于斯焉

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連用數度字皆就營建之始隨事紀之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唐塘中數十里虎蓋為養虎之園於迴塘中其大數十圈蓋為養虎之園於迴塘中其大數十丈名漸臺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不得遇其真者姑且作其偽者此方士欲興乃立神土木之根也蓋聊藉此慰帝渴想之情耳

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遂弄成一神仙世焉今上封禪結穴諸其後十二歲而還神祠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

此是一篇大文結束看其語不多而縝密周匝仍有餘力以見其奇偉之氣迥非韓蘇所能彷彿其萬一也

贊語不作褒刺以褒刺之旨具見書中也

驗結穴候神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結穴許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三句結穴癡腸無數貪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拖一筆從上一句趣甚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抽總筆作入壽宮侍祠神語即轉入究觀方士祠官之意八字中含一篇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于鬼神者具見其表裏通篇無一處不關會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名爲封禪書而敘武

帝封禪事極簡畧故補此句

封禪書千古奇文。而讀者不能明其中之逐段自成結構。只是通長看去。又因其文甚長。眼光不定。遂如入迷樓者。只知千門萬戶。複道交通。終不能舉其要領所在。未免矮人觀場之謂。今特用摘截之法。單就精神團結筋脉。聯貫處。細爲批摘。而安枝布葉之精。鬪角鉤心之巧。豁然呈露。且逐段界乙。眼光易注。固讀古之一捷法也。如欲觀其全局。

則線裝充棟。豈限上智之批尋哉。附識於此。○文中云。三神山不遠。舟欲近。風輒引之去。讀此篇者。當作如是觀。此卽史公自狀其文也。

嘉永戊申

問答

--	--	--	--	--	--	--	--

三言亭集卷之二

